

詩三家義集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四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王黍離第四

乙己占引詩推度災曰王天宿箕斗此齊說漢書

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衰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  
色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又曰河  
南郡河南故郊鄆地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  
王城至平王居之易林井之升營城洛邑周公所作世運三十  
年歷七百福佑豐實堅固不落恆之變競併亂班焦皆齊詩  
家其說王城如此魯韓無異義鄭譜云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  
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取之謂之  
王國之變風陸堂詩學云春秋魯國之史於元年春必書王正  
月猶可目爲尊王黍離十章采自王畿不稱王而奚稱或曰周  
可稱也余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遷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  
敬王避于朝亂乃徙都成周義不得舍王而稱周且稱周則與  
周南混矣故謂以風取周者非也謂以王尊周者亦非也顧氏  
炎武云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太師陳詩以  
觀民風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采於東都者則繫之  
王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  
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

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僭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誤矣虞東學詩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狩述職巡狩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攷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述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芻芻來同撻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爛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泊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孔子傷之不得已而託春秋以彰衮鉞也

詩國風

黍離注韓說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

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疏毛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

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箋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離而同於國風焉○昔尹至之詩御覽九百九十三引族部引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文七月疏引此論羅泌路史發揮亦引曹子建惡鳥論植韓詩家也後漢書郵傳傳禪說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穢芥放逐孝子傳稱禪理韓詩以授皇太子侍講殿中卽以此詩說太子也胡承珙云尹吉甫在宣王時尙是西周不應其詩列於東都

愚案吉甫放逐伯奇出亡自是西周之事年歲無考存歿不知  
蓋有傳其亡在王城者及平王東遷伯封過之求兄不得揣其  
已歿憂而作詩情事分  
明此不足以難韓說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注韓說曰黍離伯封作也曰彼黍離離彼

稷之苗薛君注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兄不得憂慙不識於物

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疏

傳彼彼宗廟宮室箋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  
離離時至稷則尙苗○黍離至甚也御覽四百六十九人事部  
八百四十二百穀部引韓詩文馬瑞辰云程瑤田九穀考云黍  
今之黃米稷今之高梁其說是也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又曰  
糜稌也稌糜也倉頡篇稌大黍也程云黍有黏不黏二種對文  
則黏者爲黍不黏者爲糜亦爲稌散文則通謂之黍今北方通  
呼黃米爲黍子糜子稌子是黍卽今黃米之證黃米最黏與說  
文黍禾屬而黏者正合唐蘇恭以稷爲稌誤矣說文稷齋也齋  
稷也林稷之黏者是稷亦有黏不黏二種對文則黏者林不黏  
者稷散文則通謂之稷亦謂之林今北方呼高梁爲林呼林之  
稽爲林稽與稷一名林者正合是稷卽高梁之證月令首種不  
入鄭注首種謂稷淮南子作首稼高注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

稼今北方種高粱最旱與稷為首稼正合郭璞以稷為小米誤矣稷以春種黍以夏種而詩言黍離離者狀其有行列也自穗至實皆

離離然故稷言苗穗實而黍但言離離耳釋文云離說文作穉今說文脫穉字惟郭忠恕佩觿作穉穉離又作穉穉廣韻穉穉黍稷行列也又作穉穉楚詞離騷索胡繩之穉穉穉穉蓋繩

穉穉之貌王逸訓為好貌失之又作蠡蠡劉向九歎覽芷行邁圃之蠡蠡王逸注蠡蠡猶歷歷並與離離聲近而義同

**行邁** 羅列之貌王逸訓為好貌失之又作蠡蠡劉向九歎覽芷行邁圃之蠡蠡王逸注蠡蠡猶歷歷並與離離聲近而義同

**靡靡中心搖搖** **注** 三家搖作搖 **疏** 傳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行道也

猶行道也○馬瑞辰云說文邁行遠也邁亦為行對行言則為遠行行邁連言猶古詩云行行重行行也愚案釋訓灌灌搖搖

憂無告也說文灌下引爾雅作搖字同玉篇心部搖憂也詩曰憂心搖搖眾經音義二引詩同蓋三家作搖搖 **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疏** 箋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亡兄也生則求其人死則求其屍列女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魯漆室女傳引知我者四句明魯毛文同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注** 韓蒼作倉 **疏** 傳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

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箋遠乎蒼天仰想欲其察己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呼天而訴

之爲此事者果何人哉不敢顯斥其母蒼作倉者外傳入引詩  
悠悠倉天阮元云倉是蒼之本字禮月令駕倉隴服倉玉衣倉  
衣漢書蕭望之傳倉  
頭盧兒並以倉爲蒼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疏**

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  
歷道其所更見○胡承珙云說文采禾

成秀人所以收从爪禾穗俗从禾惠聲凡穀之華皆吐於穗非  
華而後穗也故毛詩說文皆以采爲秀月令注黍散舒秀即謂  
黍穗或疑吐華曰秀與此成穗之秀別不知穀類惟菽作華餘  
皆不華而秀吐穗即秀既秀即實出車黍稷方華此華即秀散  
文通耳非於華之外別有秀也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疏**傳醉於憂也○後漢劉寬  
醉寬傳李注引謝承書曰寬尤明韓詩外傳足證此  
對即用韓詩曹植釋愁文憂心如醉植亦用韓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疏**

傳自黍離離見稷之  
實噎憂不能息也○

新序節士篇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  
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胡承珙云據左傳衛壽  
稱旌先往是死在後先安得有閑兄見害之事且使黍離果爲  
壽作當列之衛風何爲冠於王風之首其不足據明矣又說苑  
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爲太  
子奉使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  
何好倉唐曰好晨風與黍離文侯讀黍離曰彼黍離離云云文  
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韓詩外傳亦引此以父  
子之間其事相類故也愚案擊先封中山而後入爲太子說苑  
乃云封太子擊於中山又倉唐述詩而以爲文侯自讀據外傳  
所引餘文尙多皆從刪削疑它人竄入不出中墨手也此詩當  
以韓說爲正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

毛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患其危難

相思之情無僚友託諷之誼所稱君子妻謂其夫序說誤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箋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

甚○案言君子行役未有定期此時何能至家哉箋以爲未有反期似與下曷至相複二章不日不月卽不知行役之期也曷

其有佻卽曷至也文以互證而益明雞棲于埽注魯說曰鑿垣而棲爲埽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疏

傳鑿牆而棲曰埽箋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至於行

役者乃反不也○鑿垣而棲爲埽者釋宮文魯說也孔疏引與

毛同李巡曰別雞作棲之名郭注寒鄉鑿牆爲雞所棲曰埽蓋

舊注魯詩之文廣韻埽穿垣棲雞案今人家累土四周亦呼雞

埽音從寺不從時字隨讀變也班彪北征賦日晡晡其將暮○

觀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班氏世習齊

詩賦云怨曠傷情知齊義以此詩君子爲室家之詞郭引詩記

歷樞云牛羊來暮亦用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疏箋行役多危

齊文是齊作牛羊也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佻注韓說曰佻至也疏傳佻會也

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不日不月者不能以日月計佻至

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韓訓佻爲至蓋以爲括之通段

毛於下文羊牛下括訓括爲至於小雅車輦德音來括括爲

會釋文括本亦作佻此括佻通用之驗廣雅釋詁括會至也是

會亦有至義王氏疏證云詩曷其有佻韓云佻至也毛云會也

會亦至也首章言曷至次章言曷其有佻其義一也佻括會古

聲義雞棲于桀注魯說曰雞棲於弋爲桀疏傳雞棲于杙爲桀

並同雞棲于桀注魯說曰雞棲於弋爲桀疏括至也○雞棲於

寺三長身長衣

卷四王

四



弋爲椽者亦釋宮說也就地樹槩然特立故謂之椽但椽非可棲者蓋鄉里貧家編竹木爲難棲之具四無根據繫之於槩以防樓竊故云棲于椽

耳作榮爲是椽俗字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

渴

飢渴憂其飢渴也

###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

**疏**毛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箋祿仕者可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三家無異

義

君子陽陽**注**韓說曰陽陽君子之貌也左執簧右招我由房**疏**

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陽陽君子之貌也者玉篇阜部引韓詩文孔疏云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今史記列傳作揚揚晏子雜上篇亦作揚揚荀子儒效篇則揚揚如也揚倥注得意之貌是陽即揚之反借玉藻注揚讀爲陽此揚陽聲通之例韓訓爲君子之貌雖未明言其得意而情狀如繪凡

無所用心之人未不自得者是與傳亦相成爲義馬瑞辰云  
簧亦樂器之一世本女媧作笙隨作簧宋均注隨女媧之臣笙  
簧二器說文隨作笙女媧作簧姑射日與世本互易亦以  
笙簧爲二器說文又曰笙簧屬其不以簧爲笙中之簧明矣爾  
雅大笙謂之巢文選笙賦李注引巢作簧疑李所見爾雅本自  
作簧月令調笙笙篴簧以笙簧並列詩吹笙鼓簧與鼓瑟吹笙  
爲一類皆以簧別爲一器此詩左執簧車鄰詩並坐鼓簧亦別  
器也傳簧笙也不曰笙中簧蓋知簧爲笙之大者通言則簧亦  
笙也正義以簧爲笙管中之簧失之胡承珙云由房者房中  
對廟朝言之人君燕息時所作之樂非廟朝之樂故曰房中其  
樂只且注韓只作旨云旨亦樂也疏箋君子遺亂道不行其且  
玉篇旨部引韓詩文韓作旨訓樂蓋以旨本訓美樂旨猶言樂  
之至美者意謂樂甚故曰旨亦樂也南山有臺篇樂只君子衡  
方碑作樂旨君子是只旨本通段之字張衡  
西京賦其樂只且衡用魯詩明魯毛文同

君子陶陶注韓說曰陶暢也君子陶陶君子之貌左執翻右招

我由敖其樂只且疏傳陶陶和樂貌翻畫也曩也箋陶陶猶陽

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陶暢  
也者文選枚乘七發李注後漢書杜篤傳李注引薛君韓詩章

句文君子之貌也者玉篇阜部引韓詩文皮嘉祜云傳陶陶和樂貌韓云君子之貌則亦訓爲和樂可知玉篇所引亦薛君章句文當在陶暢也下孔疏釋言翻蠱也蠱翳也李巡曰翻舞者所持蠱也孫炎曰蠱舞者所持羽也段玉裁云翳也之上當有蠱字此燿燿舞也燿燿火也之例胡承珙云說文羽部翳翳也所以舞也从羽設聲詩曰左執翳旒雖人縹紛縹羽翳也據此知詩本作翳說文無翻字翻乃儔之別體人部儔翳也从人壽聲蓋儔正字或作翻經典遂通用翻若蠱字六書所無不但作蠱爲俗卽作翻亦非釋言當本作翳翻也翻翳也黃山云釋言翻蠱也郭注今之羽葆幢蠱翳也郭注舞者所以自蔽翳翻又誤翻故說者益疑此文多誤今據阮校勘記則段說原與爾雅唐石經本毛詩考文本文合卽胡謂說文無翻詩本作翳亦定論也惟翻旣从羽明卽翳之別體凡經史翻字皆卽說文之翳恩無異說乃必改翻爲儔之或作斥蠱爲翻之誤文則好奇之失矣儔雖訓翳是人相蔽翳耳非舞者持以自蔽翳之羽葆幢也蠱見地官執蠱鄭注卽以雜記執翻說之其字从縣與翳設聲之設說文訓縣物設擊合刑疏並引獨斷黃屋左蠱以證之蓋卽翳之古文故同有翳義說文偶遺之蠱行而翳廢言翳或有不知言蠱則無不知故爾雅互訓以通之猶煽熾也熾盛也之例說文翳本訓華蓋文選上林賦注華葆也是翳本義亦卽羽葆之物翳訓翳而曰所以舞仍用翳本義特引申之亦爲蔽翳也若作翳儔也儔翳也旣悖雅訓且失詩義矣愚案黃說

是釋文敖游也胡承珙以爲由敖不應無傳蓋是傳文各本皆脫賴釋文存之游謂燕游由敖卽謂用燕游之舞相招箋不更爲敖字作訓但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豈非以毛旣訓游不煩更釋乎嚴粲引錢氏云敖游也因謂游處爲敖游周禮之圍游也此說得之其樂只且韓亦當作旨且

###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

**疏**

毛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

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胡承珙云以讖甸之民而爲諸侯戍守固西周以前未有之事也○三家無異義

**揚之水不流束薪**

**注**

魯揚作楊

**疏**

傳興也揚激揚也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

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魯揚作楊者釋文揚之水或作楊木之字非陳喬樞云據漢石經魯詩唐風揚之水字作楊則此揚字亦當從木楊地名也見漢書楊雄傳愚案古書揚揚通作說詳漢書地理志此文作揚正字作揚通段陳引漢書非是淮南本經篇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波本激而又揚之則水愈湍怒雖束轉薪木下之水中亦皆漂流而去

不者反言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注韓說曰戍舍也疏傳戍守也

國平王之舅箋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

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陳奐云毛詩作

其蓋記己本三家詩案韓詩外傳引詩作彼己之子其者語助

思其鄉里習狎之人不與我同戍稍解離思或以是子爲斥平

王停於理矣戍舍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左莊三年傳凡師一宿

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戍守時久亦爲舍者以其畱止於

此言之散文通也潛夫論炎帝苗胄四岳伯夷或封於申城括

地志申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一統志申在南陽府南陽縣

附郭申姜姓幽王太子宜咎之舅也王黜申后太子奔申王伐

申申召戎伐周殺幽王見鄭語韋注太子立爲平王申雖平王

母黨實不共戴天之仇其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疏箋懷安

後鄰國侵伐而又戍之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思之甚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子還

歸哉疏傳楚木也甫諸姜也○甫卽呂國詩孝經禮記皆作甫

尚書左傳國語皆作呂甫呂古同聲周語富辰云齊許

申甫由大姜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知後爲楚滅

鄭語史伯云申呂方強其懷愛太子亦必可知先疆而後見侵

蓋與中皆偏於楚故同時遣戍孔疏云借南許以言申實不戍南許其失甚矣括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一統志呂城在南陽府西三十里今名董呂村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疏

傳蒲草也許諸姜也箋蒲蒲柳○說

文鄭炎帝大嶽之脣南侯所封在潁川讀若許一統志今在河南許州其地距楚較申甫爲遠而後亦爲楚滅蓋同被楚侵也左昭二十六年傳疏劉炫引汲冢紀年平王奔申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於申陳奐據此以爲許有立平王之功故兼戍之紀年皇甫謐僞撰之書不足據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信其撰造故實卽影射此詩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疏

毛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三家無異義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注韓說曰蓷益母也又曰莠蔚也三家嘆

作鶴疏

傳與也蓷離也嘆於親陸草生谷中傷於水美與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離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

雖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中谷谷中蓷益母也者陸瓌詩疏引韓詩文蓷莠蔚也者釋文引韓詩文益母卽莠蔚別名廣

雅釋草云益母茺蔚也玉篇茺菴菴蔚也詩曰中谷有雅與釋文引韓說合陸璣又引劉歆云雅臭穢卽茺蔚也傳云雅離也釋草菴菴是雅名離又名菴今俗通謂之益母草傳曠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說文菸鬱也詩義此不當作菸鬱意說文曠乾也耕暴田曰曠亦與此文不合三家作曠者說文曠水濡而乾也从水鷄聲詩曰鷄其乾矣文與毛異蓋出三家較作曠義合王氏詩總聞云益母草在野甚多最能任酷烈日愈烈色愈鮮則性不宜水可知愚案菴本惡溼今生谷中水類浸之首章雖濡旋乾次章且濡且乾三章雖乾終溼則傷於水而將萎死矣次第如此

有女仳離嘒其嘆矣

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疏傳仳別也艱亦難也箋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嘒然而

嘆傷己見棄其恩薄所以嘒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釋文嘆本亦作歎說文歎吟也廣雅釋詁嘆傷也言有女見棄於夫時當別離嘒然長歎所以嘒然長嘆者遭遇此艱困之時不欲專咎君子也箋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正指凶年言之正義申箋云艱難謂無恩情而困苦之則意與鄭違矣

中谷有漙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

淑矣

疏傳脩且乾也條條然歎也箋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陳奐云說文脩脯也脯乾肉也乾肉謂之脯亦謂之

脩因之凡乾皆曰脩矣。椒聊傳脩長也。獻義具江有汜條然而長嘯也。遇人不淑歸咎君子言雖遇饑饉如其夫相待不薄未必不可共謀保聚其如遇人不善何

中谷有推嘆其溼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注韓啜作

啜何嗟及矣疏傳離遇水則濕啜泣貌箋離之傷於水始則溼

深淺爲薄厚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也○啜猶歎也無泣義韓啜作啜者韓詩外傳二引此詩作啜其泣矣眾經音義四引聲類啜短氣貌又十九引字林啜憂也人心憂則氣短而下泣明此詩當作啜胡承珙云何嗟及矣經文當作嗟何及矣傳寫者誤倒之外傳及說苑建本篇列女魯莊哀姜傳引此文皆作何嗟及矣然外傳引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是正以何及二字相連爲義而所引詩仍作何嗟亦皆傳寫誤倒其說是也箋訓及爲與云將復何與爲室家乎凡言雖悔無及者所包甚廣卽此詩臨去之時心事萬端而以爲慮君子無室家似不必過泥外傳說苑列女傳皆推演之詞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免愛疏

毛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箋不樂其生者麻不欲覺之謂也。

三家無異義

有免愛愛雉離于羅

注魯說曰愛愛緩也鳥罟謂之羅韓說曰

愛愛發蹤之貌也

疏傳興也愛愛緩意鳥罟謂之羅言為政有緩

有急者有所躁蹙也○愛愛緩也者釋訓文謂物情舒緩自如

鳥罟謂之羅釋器文皆魯說也釋器又云免罟謂之置是羅專

以網鳥非以捕兔詩意止言縱兔不捕耳愛發蹤之貌也者

華嚴經音義羅經音義二十三引韓詩傳文蹤為縱之誤漢書

蕭何傳顏注發縱謂解縱而放也聽縱與發縱義同馬瑞辰云

彼免以喻小人雉耿介之鳥以喻君子有免愛愛以喻小人之

放縱雉離于羅以喻君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子之獲罪離義具新臺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尚寐無吣疏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為謂軍役之事也我長大

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

之甚○釋詁罹憂也吣動也陳喬樞云詩釋文罹本作離吣本

亦作說今考文選盧子諒詩李注引詩是此百罹毛萇曰離憂

也一作罹又爾雅釋文說言下云說字又作吣亦作講據說文

言部謬謬言也从言爲聲引詩曰民之謬言口部吡動也从口  
化聲引詩曰尙寐無吡是訓言之謬謬爲正字訓動之吡吡爲  
正字釋文於訛言下異文載謬訛二字故訛動下不復見寐者  
羅之段借訛者吡之段借毛氏古文當作達此百難尙寐無訛  
羅字訛字乃從今文所改爾雅今文之  
學所釋皆據魯詩字當作羅與吡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學注魯說曰覆謂之學學覆車也

疏傳學覆車也○

覆謂之學學覆車也者釋器文孔疏引孫炎曰覆車是兩轆綱  
可以掩兔者也郭注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晉以捕鳥說文  
覆車綱也或作學馬瑞辰云學孫謂以掩兔郭謂以捕鳥說文  
說文罷兔罷也字又作呆莊子釋文呆本又作學是學呆亦可  
通用據齊語田獵畢弋章注畢弋掩雉兔之綱也是古者掩雉  
兔之綱可以同用詩蓋言縱兔取雉以喻王政之不均也御覽  
八百三十一引韓詩  
此二句明韓毛文同  
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  
寐無覺疏傳造爲也○釋言作造爲也  
關雎傳寤覺也覺寤互訓

有兔爰爰雉離于注魯說曰繁謂之置置也韓說曰張羅

車上曰置也

疏

傳置也○繁謂之置置也者釋器文是置  
學一物御覽八百三十二引韓詩曰有兔爰爰

雉離于量明韓毛文同張羅車上曰釐也者引薛君章句釋文引同張作施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

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疏

傳庸用也聰聞也箋庸勞也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釋詁庸勞

也陳喬樞云據爾雅知魯詁與毛異鄭箋卽用魯義改毛黃氏日鈔云人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吡無覺無聰付理亂於不知耳近人以爲欲死者過也

###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注齊說曰葛藟蒙棘華不得實讒言亂政使恩壅塞疏

毛序

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箋九族者據已上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葛藟至壅塞易林泰之蒙文師之中孚蠱之明夷節之蹇同葛藟蒙棘喻王族遭讒華不得實喻恩施不終讒言亂政使恩壅塞者蓋因其時公家窮乏賜給無資計臣無可如何出此下策此讒言亂政之刺所由來也左文七年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卽謂此詩也詩言人君不可不推恩公族其取喻同齊說甚明魯韓無異義  
縣縣葛藟在河之泔疏傳與也縣縣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泔箋

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馬  
瑞辰云詩說文作汧云水厓也厓山邊也汧水厓對厓山邊言  
之釋水汧水厓釋邛又曰岸上汧據爾雅望厓酒而高岸又曰  
重厓岸說文岸高也岸上者蓋謂其厓上高峭如重厓然與  
汧言夷上謂其上陵夷者正同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

亦莫我顧疏

傳兄弟之道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爲己父族  
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爲己父族

人尙親親之辭謂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  
愚案終猶旣也傳意謂兄弟之道已相遠是言族親本與兄弟  
相遠也箋訓遠棄義與傳異似與下文意複傳又言兄弟之道  
旣已相遠而族親於王仰戴爲父母親兄以受其庇廕之恩也  
今雖謂爲父母親兄亦莫我  
眷顧則亦他人之而已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疏傳涘厓也箋王又無母恩有識有也○說文涘水厓也廣雅  
疏證云古者謂相親曰有亦莫我有謂莫相親有也左昭二

十五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親有也釋名云友有也相保有也亦卽此意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疏**傳潛水濺也昆兄也箋不與我相聞命也○說文潛厓也釋邱夷上洒下不潛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階故名潛孫炎曰平上階下故名曰潛不蓋衍字精正郭注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潛不發生也馬瑞辰云昆窮之段音說文周人謂兄曰窮从弟罪詩惟王風有昆字此正周人謂兄爲窮之證聞古通問文王詩令聞不已墨子明鬼篇引作令問聞讀如恤問之問莫我聞猶莫我願莫我有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

**疏**毛序懼讒也窶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三家無異義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疏**傳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

說矣箋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馬瑞辰云傳箋並以采葛采葛采艾爲懼讒者託所采以自況今案楚詞九歌采三秀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五臣注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石耳亦猶賢哲難逢諂諛者眾也劉向九歎葛藟藥於桂樹兮鷓鴣集於木蘭王逸注葛藟惡草乃緣桂樹以言小人進在顯位是葛爲惡草古人以喻讒佞愚案劉向用魯詩說而以葛爲惡草喻讒佞是於此詩懼讒喻意可通魯說之指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疏**

傳蕭所以供祭祀箋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馬瑞

辰云楚詞離騷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張衡思元賦珍蕭艾於重筭兮謂蕭艾之不香蕭艾並舉皆爲譏佞進仕者託喻愚案衡亦習魯詩者可以推見魯說之信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疏**

傳艾所以療疾箋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馬瑞辰

云離騷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東方朔七諫蓬艾親御於牀第兮馬蘭踈蹕而日加此詩采葛采蕭采艾皆喻人主之信譏下二句乃懼譏之意愚案以惡草喻譏人古義屢見比興之旨深切着明說詩者必兼此信

###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注轂自夫人憇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

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

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

醜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謂予不信有如噉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  
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  
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  
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  
忘親遂死不願列於賢貞疏毛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  
男女之訟焉○夫人至賢貞劉向列女傳貞順篇文案左傳載  
楚納息嬀事與此相反魏源辨之云史記楚世家敘楚滅息  
蔡無一言及於納嬀况隱十一年左傳君子知息之將亡正義  
云莊十四年楚滅息莊十四年經書秋七月荆入蔡傳謂楚文  
因息嬀生二子不言而伐蔡既同是一年卽使息滅於春初亦  
僅相去數月豈能卽生二子事蹟無一合者詩曰爾日子曰子  
明屬息君楚子夫人三人之稱班婕妤好賦曰窈窕姝妙之年幽  
閑專貞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其爲夫人詞明矣蓋申  
息皆畿甸之國且楚之北門而東周之屏蔽也申息亡而楚遂  
憑陵中夏故錄成申哀息二詩於王風明東周不振之由猶黎

許無風而附於衛  
見衛爲狄滅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葵

疏

傳大車大夫之服葵也。大車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

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葵，亂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績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騅。○王逸：楚詞九歎，怨思篇注：檻檻車聲也。詩云：大車檻檻。王述：魯詩明魯毛文同。白帖十一：作檻檻服。虔通俗文云：車聲曰檻。張參五經文字：檻大車聲，是言車聲當作檻。檻字乃通借耳。魏源云：大車楚君所乘，或曰管仲檻車至齊，息爲楚滅其君，與夫人皆被虜，載以檻車。渾言之曰大車耳。說亦可通。但以下文例之，皆屬楚君爲合釋。言葵，騅也。葵，亂也。孔疏引：樊光曰：葵，初生蔥，騅色。海濱曰：亂郭注詩曰：毳衣如葵。葵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說文：葵下云：萑之初生，一曰亂。一曰騅。从草，剌聲。莢下云：或从炎，樹下云：帛騅色也。从系，剌聲。詩曰：毳衣如綹。段注：帛色如菊，故謂之騅色。从系，剌聲。當作从系，菊省。引詩：毳衣如綹。當作剌。若如今本，則色固樹矣。何云如綹乎？案段說是詩異文。當作如菊。傳：天子大夫四命及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云：魏源云：毳衣楚君所服。大車毳衣，明爲子男諸侯之服。春官司服職：子男之服，自毳冕以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以下。巾車職：大夫但乘墨車。鄭君知其不合，乃爲子男入爲



大夫之說則魏冕朝祭之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疏**傳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

服豈有服以聽訟者乎  
箋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爲無禮與  
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爾  
者爾息君夫人言至楚後豈不思君乎特畏楚子知之不敢  
出相見耳子者楚國君爵楚雖僭王時人稱之仍曰子也

大車噶噶衣如璊

**注**

韓作大車韠韠云韠韠盛貌也璊作廣

云異色之衣也魯齊作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疏**傳噶噶重遲之貌璊植也

○大車韠韠韠盛貌也者玉篇車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玉篇韠車盛貌野王卽用韓義說文璊下云玉植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从玉滿聲又璊下云以璊爲綢色如璊故謂之璊璊禾之赤苗也从毛滿聲詩曰璊衣如璊韓作廣云異色之衣也者列子釋文下引韓詩內傳文獻通考陳與云三家詩作璊本字毛作璊借字案據韓作廣則作璊者爲魯齊文矣陳喬樞云首章如芟芟草色次章如廣廣麻色璊廣亦一聲之轉故韓釋廣爲異色之衣也禾之赤苗者爲璊麻之異色者爲廣廣字从賁賁色不純也見呂覽壹行篇高注奔者文選舞鶴賦注獨赴也言奔赴息君而見之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有如皦日

**疏**

傳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

死則神合同爲一也箋穴謂冢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闕於古禮○穀生釋言文息君守門夫人將納於楚宮此異室也同穴者約死之誓言漢書哀紀詔云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禘葬之禮自周興焉陳喬樞云哀帝從韋元成韋實受魯詩見陸璣草木疏則詔中引詩云云據魯詩文也外戚傳引詩同白虎通崩薨篇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亦引二語白虎通用魯詩明魯毛文同子者夫人自謂指日爲誓尙著明也釋文繳本又作皎列女梁寡行傳引詩及文選潘岳寡婦賦注引韓詩皆作皎陳喬樞云說文皎月之白也皎日之白也繳玉石之白也是皎繳皆曉之假借今湖北桃花夫人廟祀息夫人古蹟尙存唐人畱詠知魯詩之言信而有徵矣若如左傳所載烏得有遺構至今乎

###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疏

毛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箋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三家無異

義

丘中有麻彼畱子嗟疏

傳

畱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境塙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子

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  
畱者鄭世家周衰鄭徙都于畱公羊傳鄭取郕遷鄭而野畱後  
爲陳有漢陳畱郡陳畱縣今陳畱縣也公羊傳祭仲省畱而爲  
宋所執左傳楚子辛侵宋畱漢楚國畱縣今沛縣境也皆不足  
當此畱漢志河南郡緣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雒水注  
劉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逕劉聚三面臨澗在緣氏西南周畿  
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今偃師縣南二十里故縣村馬瑞辰云  
劉畱古通薛尚功鐘鼎款識有劉公簠積古齋鐘鼎款識作畱  
公簠是其證今從之孔疏申毛云子嗟在朝有功今放逐在外  
國人覩其業而思之愚案觀業思功與詩義合箋說失之緣氏  
縣地勢險峻丘中境坳爲多而樹藝勤勞  
由於彼子嗟之董督宜其動人懷思矣 彼畱子嗟將其來施  
施疏 傳施施難進之意箋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顏  
氏家訓書證篇云將其來施施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  
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愚案二義皆通單言施者學  
記注施猶教也晉語注施施德也左僖二十四年傳注施功勞  
也簡兮箋將且也言此麻麥草木皆畱子嗟之德教功勞今雖  
放逐且將復來以惠施我乎重爲施施者傳難進之貌將語詞  
言賢者被黜恐遂長逝不顧  
或且施施然徐行而來乎

丘中有麥彼畱子國彼畱子國將其來食

疏

傳子國子嗟父子  
國復來我乃得食

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己已得  
厚待之○孔疏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當  
先思子國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  
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奕世有德  
遂言及子國耳愚案詩言子嗟之賢教民盡力種植蕃茂多得  
可食之物以食我今雖放逐以去或且更食我乎思之甚也

丘中有李彼畱之子彼畱之子貽我佩玖

疏傳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箋丘

中而有李又畱氏之子所治畱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  
其敬己而遺己也○馬瑞辰云詩以子國爲子嗟父則此言彼  
畱之子宜爲子嗟之子箋上云丘中而有李又畱氏之子所治  
又字正承子國子嗟言之貽當從釋文作詒說文玖石之次玉  
黑色者从玉欠聲

詩曰詒我佩玖

###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四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鄭緇衣第五疏

鄭國名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應劭注宣王母弟友所封史記索隱引

世本云鄭桓公居棫林徒拾宋忠注棫林與拾皆舊地名自封桓公乃名爲鄭愚案秦紀晉悼公追秦軍渡湮至棫林今與拾皆無考一統志陝西華州北故鄭城也其鄰縣之閭鄉漢湖縣古爲胡國韓非子鄭武公戮關其思而滅胡卽其地蓋漢武帝嫌胡名始加水旁此故鄭事也漢志臣瓚注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辭國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上是以爲鄭桓公地理志河南郡新鄭縣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一統志河南新鄭縣西故鄭城也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鄭天宿斗衡地理志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隴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日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猗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

詩國風

也皆齊說魯韓益同

緇衣疏

毛序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箋父謂武公父桓公

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禮緇衣云好賢如緇衣鄭注緇衣詩篇名也其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鄭注禮時治三家詩知三家皆以此詩爲美武公無異說

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爲兮疏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

之位焉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齊詩緇衣首章文與毛同班見馬瑞辰云周官典命凡甸冠弁服後鄭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引詩緇衣爲證論語緇衣羔裘邢疏謂朝服也是緇衣本諸侯視朝之服鄭志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以此推之諸侯內臣于王其居私朝仍服其諸侯之朝服故詩以緇衣美武公傳云卿士聽朝之正服係專指外諸侯入爲卿士者言非泛指王朝卿士也私朝對公朝言箋云緇衣居私朝之服又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今之諸廬也蓋謂館爲九卿治事之公朝並未言館卽私朝也館爲公朝故下文又云還乃還於私朝也正義合而一之因謂天子之朝皮弁服退適諸曹服緇衣課矣古者諸侯之卿大夫有二朝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是也天子之卿大夫制亦

當有二朝玉藻揖私朝輝如也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是卿大夫有私朝之證至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正韋注所云君之公朝不可謂卽治家事之私朝也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謂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各就其官府治事有當告者乃入也以此推之知天子之卿大夫在外朝有事尙當入告似不得先釋朝服而易緇衣也且玉藻又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退謂大夫退於家釋服謂釋朝服也以此推之知天子於卿大夫未退尙不釋朝服則卿大夫常天子未釋服以前不得先服緇衣明矣又案羔裘與緇衣相配召南羔裘詩上言羔羊之皮下言自公退食知諸侯之大夫退朝時尙服朝服之緇衣則知天子之卿士未退時不得釋朝服之皮弁矣緇衣指在私朝言適館指在公朝言還則還於私朝首言緇衣蓋指未朝君之前先與家臣朝於私朝而言次言適子之館蓋指朝君後退適公朝而言至望其還而飲食之所以明好之深望其退而休息也正義誤以館爲私朝因謂適諸曹改服緇衣失之愚案馬說精審詩意禮經一一吻合說文緇下云帛黑色宜下云所安也官命有德服以章之賢則曰宜否則曰不稱唯其人也敵願改爲欲其久服予者探君上之意而詠歌之合觀下文解衣推食皆出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桑兮疏傳適之館舍餐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



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馬瑞辰云公羊定四年傳何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使大夫爲治其國是諸侯入仕王朝更授采地說與傳合公羊襄五年傳何注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故傳謂之采祿箋謂自館還在采地之都乃釋詩還字非謂授采即授以采祿也正義謂授即授以采祿誤矣說文館舍也餐吞也授餐猶授食卽論語君賜食之類諸侯仕王朝者居富與王宮相近不必定居采邑箋以爲還在采邑之都亦誤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疏傳好猶宜也箋造爲也

緇衣之蓆兮注魯說曰蓆大也韓說曰蓆儲也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疏傳蓆大也箋作爲也○蓆大

曰緇衣之蓆兮蓆儲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說文蓆廣多也廣多之訓與儲義近

###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疏

毛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莊公

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三家無異義左桓五年傳鄭伯使祭足勞王杜注祭足卽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愚案詩人感於君國之事託爲男女之詞稱曰仲子無直呼其名之理當是祭封人名足仲爲其字也春秋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云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則杜謾顯然矣後漢郡國志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一統志今長垣縣東四十里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疏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

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此詩託爲莊公距仲之言請無踰我里而折我親樹之杞喻封段於京猶種杞也據左傳封段時仲固諫箋引公子呂語殆由誤記胡承珙云詩言杞者七自四牡以後言杞者六皆當爲枸櫞惟將仲子傳云杞木名據陸疏云杞柳屬蓋卽孟子之杞柳後世謂之檉柳本草衍義云檉木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抱此杞木所由別於枸櫞也馬瑞辰云杞卽社所樹木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木正與傳里訓合蓋以杞本大而難伐喻段之大而難制與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

詩三家義集流

卷五鄭

可畏也

疏 箋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謙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

母有言不得從也○說文懷思念也言豈敢愛而不折特畏我父母而不為仲非不可念思然父母之言可畏故不女從耳當

時武公已歿迫於母命言父母者統詞耳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疏 傳牆垣也桑木之眾也○此桑及下檀皆以喻段傳

桑木之眾也蓋以比段之得眾所謂厚將得眾也孟子樹牆下以桑是古者桑樹依牆

豈敢愛之畏我諸

兄

疏 傳諸兄公族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疏 傳園所以樹木也檀彊韌之木○蓋以比段之恃強

所謂多行不義也鶴鳴詩樂彼之園爰有樹檀是古者檀樹於園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

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

疏 毛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三家無異義

叔于田巷無居人

疏傳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叔

段字武姜溺愛莊公縱惡寵異其號謂之京城大叔從叔於京

者類皆諛佞之徒惟導以畋遊飲酒之事而國人亦同聲貢媚

詩之所爲作也古者居必同里里門之內家門之外則巷道也

巷與衙同巷頭門謂之閭周禮二十五家爲里故說文里門曰

閭二十五家相羣侶也亦謂之巷祭義而弟達乎州巷矣注巷

猶閭也其里中有別道亦曰巷蓋因地勢爲之眾經音義引三

蒼衙里中別道也說文閭里中門也里中而有門卽別道之門

故廣雅釋室又云閭謂之衙也其高道直城之門蓋由於陽第

顯顯結頰鞞後來轉相倣倣里制漸廢巷亦成街此言叔既

往田巷道爲空居此之人閭其如無也左隱三年傳杜注開封

府榮陽縣東南二十里有京縣故城漢志河

也洵美且仁

疏箋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案叔之爲人

人以仁稱之新書修政篇所謂樂之者見謂仁

也黃山云論語里仁爲美仁止是敦讓意亦通

叔于狩巷無飲酒

疏傳冬獵曰狩箋飲酒謂燕飲也○馬瑞

辰云狩爲田獵之通稱于狩猶于田也

豈

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疏劉詩益曰飲

酒者宜好會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五 期 9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疏箋適之也

服馬猶乘馬也武有武節○陳與曰公羊傳注禮諸侯田狩不  
過郊蓋諸侯苑囿當在近郊叔適野以都城之外爲野也武者

謂有  
武容

###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疏毛序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案加大字以別於  
上章三家無異義

叔于田乘乘馬疏傳叔之從公田也○釋文叔于田本或執轡

如組兩驂如舞疏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箋如組者如織組之

如舞者小戎箋驂兩驂也保氏注無交衢疏云御車在交道車  
旋應於舞節蓋謂驂馬安行如舞者之有行列從容中節也新

序雜事五韓詩外傳二引詩二句歸美善御明善韓義同中論  
賞罰篇言善御之可以爲國外傳二言堯能使能者爲己用又

言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  
安而集引二句皆推衍之詞叔在藪注韓說曰禽獸居之日

藪火烈具舉注魯烈作列疏

傳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藪列人持火俱舉言眾同心○禽獸

居之日藪者釋文引韓詩文蓋內傳也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

引韓詩傳同禽上多澤中可三字魯烈作列者張衡東京賦引

詩作列衡述魯詩也陳喬樞云毛作烈訓爲列古文借字三家

今文本字澤虞疏文選李注三引詩並作列陳奧云列古烈字

周禮作厲鄭司農注山虞典祀並訓厲爲遮列卽遮迺也詩禮

假作烈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言遮迺山澤而以火焚之也禮

禘暴虎注魯說曰禮禘肉袒也暴虎徒搏也齊韓禮作臚獻于

公所注齊說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疏傳禮禘肉袒也暴虎

公所進於君也○禮禘肉袒也暴虎徒搏也者釋文魯說也

孔疏引李巡曰禮禘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禘衣舍人

曰徒搏無兵空手搏之詩釋文禮本又作袒齊韓禮作臚者說

文臚肉臚也詩曰臚禘暴虎據爾雅作禮則作臚禘者齊韓本

也馬瑞辰云袒禘與臚禘有別說文但禘也禘但也又曰羸者

但也程者但也是去禘衣之袒當作但肉袒之袒當作臚今作

禮袒皆借字說文袒衣纒解也段注卽綻之本字公者莊公段

從公獵故搏虎而獻之以示武勇鄭伯至暴虎漢書匡衡傳上

疏文頗注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空將叔無狃戒其傷女注

手搏虎取而獻之衡習齊詩此齊說也

魯說曰狃復也疏傳狃習也箋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狃

爲也陳喬樞云傳狃習也箋訓狃爲復蓋據魯訓戒其

傷女者眾愛而戒之孔疏謂公恐其更然似非詩意

叔于田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注韓詩曰兩驂雁行韓說

曰兩驂左右驂疏傳乘黃四馬皆黃箋兩服中央夾轅者襄

言與中服相次序○釋言襄駕也呂覽愛士篇高注四馬車兩

馬在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襄王引之云上者前也上襄猶言並

駕於前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雁行謂在旁而差後卽下章之

兩驂如手也胡承珙云說文駕馬在軛中也呂覽高注上猶前

也下武箋下猶後也是上爲前下爲後古有此稱上駕者言兩

服在前駕軛與兩驂在後雁行者文義相對陳喬樞云襄蓋驂

之借禮正義三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詩並作兩服上驂兩

驂至駢驂文選曹植應詔詩注引薛君文引經明韓毛文同兩

驂在車左右承上兩服言之則駢驂與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

之相並而稍退後如飛雁之有行列也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傳揚揚光也忌辭也騁

日縱從禽日送箋良亦善也忌讓如彼己之子之已○胡承珙

云磬即磬折之謂禮凡言磬折者皆謂屈身如磬之折殺凡聘

馬時人之立於車中者身必稍曲向前故謂之磬孔疏今止馬猶謂之控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

叔于田乘乘鵠

疏傳驥白雜毛曰鵠○釋文鵠音保依字作馬

後人據詩文改之唐石經及五經文字爾雅皆作鵠說文鵠黑馬驥白雜毛今說文無此字陸氏尙及見之故詩音義亦云依

字作鵠毛特

借爲爲馬耳

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疏傳馬首齊也進止如御者

佐助也○馬瑞辰云齊者等也等者同也同卽如也此與下句

兩驂如手皆以人身爲喻言兩服前出如人之首兩驂稍次如

人之手變如言齊者錯文以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

見義也傳以爲馬首齊失之罕忌抑釋擗忌抑也弓忌傳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擗所以覆

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發弓言田事畢○胡承珙云此詩自是

宵田用燎初獵之時其火乍舉正獵之際其火方揚末章獵畢

將歸持炬照路火當更盛故曰阜也慢釋文作嬾陳奐云古侮

嬾作嬾懈慢作慢其義皆不訓遲字當作趨說文趨行遲也因

之凡遲皆可以謂之趨罕希釋詁文說文擗所以覆矢也左傳

作冰昭十二年傳杜注冰箭箭其蓋可以取飲今釋之以覆其

矢也曹讀爲輶此假借也小戎傳輶弓室也弓室謂之輶亦謂

之強又謂之鞬左傳右屬藥鞬又謂之鞬禮記帶以弓鞬皆是



物也蓋韞張本藏弓之器因之受  
藏於韞日韞猶受藏於張日張也

###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汪齊說曰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慈母又曰

慈母望子遙思不已久客外野我心悲苦

**疏**

毛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

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  
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  
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箋好利  
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春秋閔公二年  
經書鄭奔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  
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卽其事也漢書古今人  
表鄭高克與公孫素同列第七等或以傳公子爲公孫之謠焦  
循云公子素卽僖二年帥師入滑之公子士素士一聲之轉說  
皆可通清人至慈母易林師之賤文觀之升遜之鼎同慈母至  
悲苦豐之頤文咸之旅同皆爲高克事作齊說也詩蓋從克之  
軍人所作據易林清人高子知克亦清邑之人故率其同邑  
之眾屯於衛邑彭地越境屯兵故云外野現韓無異義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注

三家旁作駟

**疏**

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  
鄭之郊也介甲也箋清

者高克所帥眾之邑也。驪四馬也。水經渭水注渠水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運清陽亭南東流卽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故杜預春秋釋地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彭者河上地名。左哀二十五年傳初衛人前夏丁氏以其帑封彌子弼子瑕。食采于彭。爲彭封人。蓋衛邑。而與鄭連境。故克帥眾在此防狄。渡河。駟介四馬被甲也。廣雅旁旁盛也。三家旁旁作駟。駟者說文駟馬盛也。引詩四牡駟駟。段注謂駟介爲四牡盛也。當作盛貌。旁旁作駟。駟三家異文。二

矛重英河上乎翺翺

疏

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二矛首矛夷矛也。各有畫飾。馬瑞辰云考工記言車

六等之數有首矛無夷矛。說文矛首矛也。兵車所建長二丈是知兵車所建惟首矛耳。魯頌二矛重弓。箋云備折壞直是首矛有二。則此詩二矛亦謂首矛有二。非兼言夷矛。矛有英飾。裘之飾爲英。矛之飾亦爲英。其義一也。魯頌謂之朱英。傳朱英。矛飾也。蓋刻矛柄而以朱畫之。此疏以朱英絲繩。彼疏謂以朱染爲英飾。皆非也。胡承珙云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英蕩畫函干寶注亦云英刻畫也。箋正以畫飾申傳英飾。今案胡說引周禮英蕩以證英飾卽畫飾。可補孔疏之略。重者禮之段借說文種。增益也。又曰矛象形。段注直者象其柢。左右益象其英。是重英宜謂矛有重飾二章。箋云爵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應毛羽。謂矛柄近上及矛頭受刀處皆懸毛羽。以爲飾。亦謂凡矛各有重飾。是知此箋各有畫飾之語。特釋英字。非釋重英。孔疏

乃謂二牙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失之胡云詩言重英重喬則必二牙有長短所建高下不一故見爲重亦誤以重爲二牙之飾相重累矣載騷傳云翱翔猶彷彿也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牙重喬注韓喬作鶴疏傳消河上也也

累荷也箋喬牙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重喬者傳累荷也荷舊音何謂刻牙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牙之飾相負荷也喬作鶴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說文雉十四種其二喬雉鶴走鳴長尾雉也釋木句如羽喬知木之如羽者得名爲喬是知喬本爲羽飾之名矣箋訓懸毛羽者正本韓詩讀喬爲鶴以鶴羽爲飾因名喬耳范家相云重鶴者重施雉羽於牙之室

河上乎逍遙注韓逍遙作消搖云逍遙也齊說曰清人

逍遙未歸空間又曰逍遙不歸思我慈母疏逍遙也者文選南

傳文注惟外知韓詩文作逍搖者說文無逍遙字字林有之見張參五經文字序文選上林賦注引司馬彪云消搖逍遙也卽本韓詩訓義清人至空間易林无妄之旅文逍遙至慈母引見上蔡邕青衣賦河上逍遙邕用魯詩知魯齊文與毛同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疏傳軸河上也也陶陶聖驥之貌。案君

其文猶暢

樂意也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注

三家抽作搯

疏

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

射居軍中爲容好箋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三家抽作搯者說文搯下云拔兵刃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搯三家文也孔疏左成二年傳卻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卻克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闔宮箋明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車人御車不在左也王夫之云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綱而舒斂無度矣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亦無居中之理大馭掌馭玉路犯轍王自左馭馭下視其曰王自左馭者自左而禦中也馭犯轍暫攝馭居中王位固在左矣戎僕掌馭戎車犯轍如玉路之僕則天子卽戎且不居中而況將乎鞏之戰齊侯親將違丑父爲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此將居左之明證然則左旋右抽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車回旋演戰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先弓而迎敵於左則車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將抽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也胡承珪云左僖三十三年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蓋惟御者居中故左右下左宣十三年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箠皆足爲

御在車中之證故詩疏惟據靈之戰以爲卻克在鼓下而居中  
解張有左輪朱殷之言而居左然將執旗鼓豈必鼓定在中解  
張之左輪朱殷安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於左耶且是戰也韓  
厥因夢避左右而代御居中杜注因有自非元帥御皆在中之  
說近於因文牽就非有明證總之此詩左右中本不可以一車  
言之傳云層中爲容好則以中軍爲軍中猶中谷卽谷中之比  
並未嘗以中軍爲將故左右亦必非車左車右之謂王氏謂左  
旋右抽爲戎車同旋演職之法申毛甚確此卽居軍中爲容好  
也馬瑞辰云王胡二說甚確然以左旋爲戎車之左旋猶誤以  
箋說爲傳說也攷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史記齊世  
家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  
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左傳三十二年傳重耳曰其左執  
鞭弭右屬鞬以與君周旋所謂左右皆指君及將之左右手  
是知詩云左旋右抽亦謂將之左右手也旋車曰旋旌旗之指  
摩亦曰旋說文旋周旋旌旗之指摩也从从正正足也古者將  
執旗鼓公羊宣十三年傳莊王親自手旌麾軍旌卽旗也則左  
旋者謂將左手執旗指麾以相周旋教其坐作進退之節故傳  
以左旋爲講兵與說苑尊賢篇云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  
擁旗披堅執銳回旋十萬之師誦正相合非謂御者旋車也若  
右抽如三家詩作摛言拔兵刃則所該者廣不得如傳云抽矢  
已也左旋右抽皆卽將在軍中作容好之事耳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疏

毛序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笑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左昭十

六年傳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此詩言古君子立朝之義故起辭不堪三家無異義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注韓詩洵作恂韓說曰侯美也疏傳如濡

洵均侯君也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

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

箋說則古衣此羔裘之君子即諸侯入爲王朝之卿士者意謂

如鄭先君之等韓洵作恂者外傳二引崔杼弑齊莊公劫諸大

夫盟晏子不從引此四句作恂直且侯陳喬樞云洵者恂之段

借說文恂信心也釋詁洵信也亦段洵爲恂漆與洵洵許且樂

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侯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

云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

美猶皇與喬爲君又爲美驥駟騶騶馳騶騶愚案洵直且侯彼

其之子注魯韓其作已疏

魯其作已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女梁節姑姊傳楚成鄭晉傳引彼其

之子二句皆作已韓作已者外傳作彼已之子胡承瑛云左襄

二十七年傳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

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肥或作己讀聲相似蓋古人於此等以聲爲主聲同則字不嫌異推之大叔于田之忌改云淫淫也高之迅踐云穉之穉皆然各有師承不相錯亂如毛必作其揚之水汾沮洳椒聊候人及此詩是也韓必作己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英韓外傳亦引作己是也若文選陸機吳趨行漢高祖功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此毛詩恐皆韓詩之誤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此毛詩恐皆韓詩之誤黃山云毛固古文其或作本亦多與今文合如葛覃之刈卷耳之賦可證也此詩彼己蓋亦毛或作所有與韓同文是以吳趨行功臣頌注引爲毛詩釋文於揚之水彼其下明言其音記詩內皆放此或作己亦同故此詩及候人篇彼其不再著其異而左傳二十四年傳引候人亦作彼己也胡謂此詩爲韓本古文則舍命不渝注韓淪作偷疏傳淪變也美舍猶處也之子是子非舍命不渝注韓淪作偷疏傳淪變也美舍猶處也之子是子危授命之等○舍命不渝者傳淪變也箋舍猶處也王肅云舍受也胡承珙云舍猶釋也管子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史記徐廣注古釋字作澤周頌其耕澤澤爾雅作釋釋周禮鄭注舍卽釋也士冠禮注古文釋作舍是澤命卽舍命也蓋古有是語詩引之以美君子之信戴震詩攷正云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澤李執音釋澤與舍義並爲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始終如一也案釋文舍音赦此因箋訓舍爲處故爲作音又云沈書者反是沈重意以舍爲舍釋之舍矣然鄭雖

訓舍爲處而云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是以命爲驅命之命外傳言崔杼劫盟晏子不從引此詩以美之新序義勇篇同蓋以舍命爲授命與鄭義合戴震用王肅之訓以爲受君命非也淪作偷者外傳二作舍命不偷馬瑞辰云淪古音如偷偷卽淪之假借猶山有樞篇他人是偷箋讀爲淪皆謂雖至死而捨命亦不變耳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疏

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姚氏謙名解云正義以君裘用純此詩裘飾異

皮爲臣之服引盧緣以豹皮爲祛裘也陸佃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引玉藻豹裘豹飾異文明飾非裘傳所謂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案飾義通用凡緣領緣裘緣履皆謂之飾豹自指袞袞而言裘惟有緣裘之制未聞有緣領者玉藻以豹飾爲君子之服亦指士大夫言未嘗專指人君之服也胡承珙云姚說是玉藻首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下乃言君子狐青裘豹袞羔裘豹飾之等其下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分析甚明故鄭注以君子爲大夫士正義以狐青羔裘君皆用純大夫士雜以豹袞豹飾爲異埤雅引管子隸度上今林大夫豹飾列大夫豹飾正可證豹飾爲人臣之服而以爲非古過矣孔甚釋言文愚案箋意首章指諸侯故云諸侯朝服二章指上大夫故云豹飾三章指列大夫所云刺朝者統王朝諸侯朝言之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疏

傳司直之士高注司直也直正也正其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五

鄭

十



過關也漢書東方朔傳以史魚爲司直是古有司直之官愚案上章洵直是君子之直己此章司直言君子能直人也新序節士篇及外傳二舉楚石奢齊顏涿聚魏解狐三事引詩邦之司直並推衍之詞明魯韓毛文同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疏**

傳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三德剛克

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爲三德愚案此章指列大夫故云三英疏說是也上二章次句皆指人言則以三英指裘飾者非是三德愚說紛紜莫衷

一是一亦斷從孔疏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注**

魯彥作嘯說曰美

士爲嘯

**疏**

傳彥士之美稱。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郭

彥今本作彥說文彥部彥美士有彥人所言也从彥厂聲是作嘯者魯說也今本作彥後人從毛改之外傳二言邁伯玉之行外傳九言楚有善相人者能相人之友並引彼己之子二句明韓毛文同難已

###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

**疏**

毛序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三家無異義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

**疏**

傳遵循路道摯擊祛袂也箋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擊持其袂

而雷之。○馬瑞辰云說文操把持也擊撮持也二字義同。慘疑  
爲操字之譌故傳訓爲擊據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遵大  
路兮攬子袂則三家詩有作攬者攬卽擊字之俗故傳以慘爲  
擊魏晉間避武帝諱凡從臬之字多改从參入分臬字多寫从  
參形近易誤北山詩或慘慘畏咎釋文慘本作操押詩我心慘  
慘張參五經文字作操餘如勞心慘兮憂心慘慘並當爲操是  
其類也廣雅釋言慘操也蓋其時操多假作慘故遂以操爲慘  
耳此詩正義云以慘字从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擊也又引說文  
慘參聲斂也操臬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據廣雅釋詁奉持也  
是正義引說文操奉也之訓亦以與執共文作操爲近但未  
確定慘爲操字之借耳說文玉篇皆無慘字蓋因魏晉間慘操  
不分淺者誤刪其一詩正義引說文操奉也與二徐本訓爲把  
持詞亦微異正義引喪服云袂屬幅袂尺二寸則袂是袂之本  
袂是袂之末愚案說文袂衣袂也袖袂也袂袖也此渾言之釋  
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伸也袂虛也袖由也手所  
由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說文袂下又云一日袂裏也裏  
者裏也裏下云裏也裏下云俠也俠挾字通國語韋注在掖曰  
挾證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袂正在肘上掖下切  
近胸前可裏裏人物之處與袂虛也之訓相合是袂通掖下至  
袂未言之袂以屬幅於衣反屈至肘盡於袖口言袖以手所由  
出入言毛詩散文

無我惡兮不逮故也

疏

傳寔速也箋子無惡  
我擊持子之袂我乃

以莊公不逮於先君之道使我然。○陳奐云：逮，速釋。詁文說文：逮，意之速也。逮疾也。逮，速同。聲疾速同。義速訓疾。又訓召行露傳：速訓召。此傳速，惡訓爲召。不逮，故發舊也。謂吾君不召，故舊之人也不逮，好好愛好也。謂吾君不召而愛好之也。唐羔裘維子之故，維子之好，故爲故舊好爲愛好，其義當同。此所以刺莊公失道，不能用君子君子去之，而不可留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魏兮，不逮好也。

疏傳：魏，棄也。箋

望之甚魏，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逮於善道使我然。○王引之云：二章路字當作道，與手魏好爲韻。凡詩次章全變首章之韻，則第一句先變韻。齊詩還次章以道與茂，牡好爲韻。正與此詩同。孔疏：魏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魏亦惡意，小異耳。釋文：魏本亦作歎，又作敲。市由反。說文：支部云：敲，棄也。引詩作無我敲兮。與毛義合。

###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

疏毛序：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箋：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易林：豐之艮，雞

鳴，同興思配。无家執佩，持鳧莫使致之。漸之鼎，同此无家而思。配用意不同，而引經義合。知齊詩說與毛不殊。魯韓無異義。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疏**

箋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畱色也○馬瑞辰云昧旦猶昧爽說文昧爽旦

明也賾粗作从日見一一地也日始出地猶未大明故許以旦

釋味爽吻昧雙聲通用漢郊祀志吻爽即三倉解詁云晷明也

說文吻尙冥也昧字注一曰闇也昧旦爲未大明貌故爲將旦

之稱列子湯問篇將旦昧爽之交是其證矣古者雞鳴而起昧

爽而朝內則成人皆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未冠笄者昧爽

而朝皆昧旦後於雞鳴之證女曰鷄鳴者警其起也士曰昧旦

言己爲將明之時有不止於雞鳴者與齊詩雞既鳴矣朝既子

盈矣同義孔疏謂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起之常節失之

**興視夜明星有爛****疏**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明星尙爛爛然早

明此詩明星及東門之楊明星煌煌皆謂啟明之星啟明爲大

星故傳言小星已不見耳子謂君子自此以下皆女謂士之詞

**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疏**傳聞於政事則翱翔習射弋繳射也

具○釋名翱敖也言敖游也翔佯也言仿佯也君子夙興則治

政事政事之暇閒游習射弋鳧雁爲燕賓之具蓋古人無時不

學射即游藝之方說德樂賓罔非勤政之助呂覽功名篇高注

弋繳射之也引詩弋鳧與雁季春紀注淮南時則訓注說山訓

注引詩同明魯毛文同

說文繳以生絲爲繩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疏傳宜有也箋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

弋之鳧雁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詩弋字宜字承遞而下言者語詞方言弋不得卽言加豆蘇氏詩傳引史記微弓弱繳加諸鳧雁之上以釋此詩加字是也傳宜肴也孔疏宜有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也是魯詩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注魯說曰舊注之文較毛傳更爲明塙

大夫士曰琴瑟

疏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大夫士曰琴瑟者公羊隱五年傳解詁云

卿大夫御琴瑟未嘗離於前下引魯詩傳與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懸連文白虎通禮樂篇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與魯傳文合足證琴瑟乃與賓客燕飲之樂器禮曲禮篇君子無故不徹琴瑟毛傳卽引之以釋詩文鄭彼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則此詩言莫不靜好者卽謂此飲酒之賓主無災患喪病之故而莫不安好也都柏舟傳靜安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

之雜佩以報之注三家說曰佩玉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瓊珠

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

疏傳雜佩者琚瑀瑀瑀衝牙之類問遺也箋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

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  
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  
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願謂與己和順好謂與己同好○  
王引之云來讀爲勞來之來釋言勞來勤也大東詩職勞不來  
傳來勤也正義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云杖杜以勤  
歸卽是勞來是古者相謂恩勤爲來此言來之下言順之好之  
義相因也佩玉至其閒玉府鄭注引詩傳文賈疏以爲韓詩傳  
案大戴禮保傅篇惠作雙嬪作玼其閒下有瑤瑤以雜之五字  
虛辨注衡平也半璧曰瑤衡在中牙在旁納于衡瑤衡牙之閒  
總曰玼珠而赤者曰瑤白者曰瑤或曰瑤美玉瑤石次玉所言  
佩玉之制與鄭引詩傳同而說較詳其瑤瑤以雜之之語與詩  
言雜佩尤合是齊說所本也鄭於詩兼通三家唐時齊魯詩亡  
故賈氏止據所見韓詩傳爲證耳續漢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  
與玉府注同而多瑤瑤以雜之五字蔡習魯詩知魯說不異是  
衡瑤衡牙爲佩玉之大名其中雜貫以瑤瑤乃爲雜佩與毛傳  
渾指所瑤瑤瑤衡牙之類異馬瑞辰云玉藻佩玉有衡牙鄭注  
衡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三禮舊圖云衡長五寸博一寸瑤徑  
二寸衡牙長三寸皆以衡牙爲一玉虛辨云衡在中牙在旁皇  
佩說衡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瑤謂衡牙爲二玉又誤以瑤  
爲牙失之順者發言中理我必順從好者情意相保罔不同好  
孔疏曲禮凡以苞苴簞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  
左傳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遣人物謂之問

###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

**疏**

毛序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之功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案昭公辭昏見逐備見左傳隱八年如陳逆婦媯詩所爲

作三家無異義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注**

魯舜作舜

**疏**

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

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錢澄之云上四句言忽所娶陳女徒有顏色之美服飾之盛下二句盛言齊女之美且賢以刺忽之不昏于齊箋說非馬瑞辰云有女同車實陳親迎之禮謂忽娶陳女也下言彼美孟姜乃慕齊女德美之詞故言彼美以別之下章做此愚案錢馬說是同車者鵲巢篇一章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御迎也二章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太子攝盛親迎陳女當是諸侯親迎之禮女從者之車與婿從者之車其送迎百兩儀從亦皆相同陳奐云正義引婿御婦車授綬爲與婦同車直指同一車者說不知婿御婦車不過御輪三周婿卽先驅士婦乘婿家之從車若大夫以上婦自乘其母家之車不同一車也或據下句言女之顏謂婿同車同行時所見云然尤違詩指內則云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儀禮婦車有

稜不令人見也舜華者舜濱借字魯作舜者呂覽仲夏紀高注木莖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華可用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舜詩曰顏如舜華是也淮南時則訓注趙將翺將翔

岐孟子章句十三說文草部引詩同明魯用正字

佩玉瓊瑤疏傳佩有瑤瑤所以納閒○孔疏言其玉聲和諸行步中節王逸楚詞章句序引此詩二句明魯毛文

同彼美孟姜洵美且都疏

傳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孔疏

上林賦妖冶治閑都亦以都爲閑也彼美孟姜指齊女言齊侯雨次請昏詩人但泛指之不必泥視卽鄭女是文姜亦視其夫家檢制如何耳賢否豈有定乎左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韓起子旗賦有女同車杜注取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汪魯將作鏘疏

始乘車墻御輪三周御者代墻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也○魯將作鏘者王逸楚詞九歌注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白虎通衣裳篇婦人佩其緘纓亦佩玉也引詩四句誤

作將將當據楚詞章句改正列女楚白貞姬傳張湯母傳引詩彼美孟姜二句明魯毛文同德音不忘者宋呂祖謙讀詩記引長樂劉氏云德音謂齊侯請妻之德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蓋忠於昭公者憫其失大國之援懼將來之不安其位而益追想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 鄭

西



齊侯之德意  
爲不可忘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

毛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三家無異義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疏傳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蒨蒨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

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段玉裁云說文扶扶疏四布也从木夫聲扶之言扶也古書多作扶疏同音段借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垂條扶疏揚雄傳支葉扶疏注扶疏分佈也劉向傳梓樹上枝葉扶疏上出屋呂覽樹肥無使扶疏是則扶疏謂大木枝柯四布疏通作胥亦作蘇鄭風山有扶蘇毛意山有大木隰有荷華是爲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後人以鄭箋混合而改之胡承珙云佩麟引山有扶蘇與扶持別是經字本亦作扶埤雅引毛傳扶蘇扶胥木也是所見本尙無小字管子地員篇五沃之土宜彼羣木桐柞扶櫨及彼白梓是扶自爲木名箋言之曰扶蘇急言之曰扶扶蘇卽扶木耳愚案管子之扶說文扶下不錄亦不見於爾雅深所不解而此木之由扶疏四布受名其義可推而得之今亦不能定爲何木但知是大木耳卽謂扶蘇是扶木亦未爲非也黃山云扶與輔通

淮南道應篇扶桑受謝墜形篇作陽谷搏桑說文扶扶搏皆防  
無切同音相段搏下云搏桑神木日所出也扶疏卽搏桑二字  
之變文明爲大木齊表東海地近陽谷故管子言木及之說亦  
近是荷華本廣澤所生與山生大木正高下合宜之喻箋謂以  
興用臣順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注齊說曰視暗不明雲蔽日光  
倒誤矣

不見子都鄭人心傷魯說曰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疏傳

都世之美好者也狂在狂人也且辭也笑人之好美色不往觀子  
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  
其意同○視暗至心傷易林蠱之比文言鄭君視暗不明在朝  
非無子都特不見耳中論審大臣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  
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詩曰山有扶蘇隔有荷華不見子  
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是有所見而以爲子  
都不知其非見子都乃見狂且也則所謂狂且者安知非子都  
乎趙岐孟子章句十一云子都古之效好者也亦引此詩二句  
明齊魯毛文義並同子都狂且以好  
醜爲君子小人之喻不指好色言

山有橋松隔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注魯說曰游龍鴻也

齊說曰思我狡童不見子充疏傳松木也龍紅草也子充良人  
也狡童昭公也箋游龍猶放縱

也。楊松在山上，喻忽無思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絕枝葉於隰中，喻忽聽念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觀子充，乃反往觀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橋喬古通，作言高松也。山隰亦高下合宜之比。游龍鴻也者，淮南墜形訓高注文引詩曰：隰有游龍。陳喬樞云：釋草紅龍，古其大者，蘆舍人注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蘆龍，即龍之段，借故毛傳亦云：龍紅草也。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廣狎鴻龍，頡馬蓼也。鴻紅同音，龍頡亦即龍古之聲。轉子充者，子男子之美稱。孔疏充實也，言其性行充實，故曰子充。孟子云：充實之謂美。子都謂容貌之美，子充謂性行之美也。狡童者，傳昭公也。思我至子充，易林隨之大過文云：思我狡童，是齊說亦指昭公，不以爲刺。小人下狡童，詩序云：刺忽傳謂昭公有壯狡之志，則以狡童指昭公，乃古義相承如此。齊說釋詩，蓋言不見善人相輔，惟見狡童孤立於上而已。

###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蔣兮

疏

毛序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箋不倡而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三家無異義。

蔣兮蔣兮風其吹女

疏

傳興也。蔣，稿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乃落興者，風

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說文蔣下云：草木凡皮葉落，隨地爲蔣。集下云：木葉墜也。讀若薄玉篇。

象與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也箋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陳奧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

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帝呂刑王曰伯兄仲叔季弟枚傳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

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彊爲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

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引此詩四句明魯毛文同妻道

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擗兮擗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疏傳漂猶吹也要成也○案文選長楊賦注漂搖蕩之也釋文漂本亦作飄呂覽簡選篇注要成也

### 擗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疏毛序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箋權臣擅命祭仲專也○三家無異義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鄭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

疏傳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

受之故云然○錢大昕云古本狡當爲佼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爲佼好之佼非如後世解爲狡偷也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則佼童止是幼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樸不以爲嫌胡承珙云狡狡佼三字古通月令養壯佼呂覽作壯狡詩碩人箋長麗佼好還箋猗嗟箋昌佼好貌月出佼人僚兮釋文並云佼本作狡童子非相篇古者榮封長巨佼美天下之傑也據此則箕子以狡童目紂者亦止爲形貌佼好之稱明甚且此傳云壯狡之志則又非徒形貌高注呂覽云壯狡多力之士是壯狡與雄武意略同昭公志在自奮而所與圖者非其人故惟有壯狡之志而闕於事機終將及禍愈使人思其故而憂之至不能食息焉然則謂傳以狡童目昭公爲悖理者皆不達古人文義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疏傳憂懼不連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

疏傳不與賢人共食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疏傳憂不能息也○說文息喘也不能息謂氣息不利也昭公少立威望意似有爲然祭仲善爲謀而不能用視其擅權而不能制知高渠彌之惡而不能去厲公偏居櫟而不能討任用非人忠賢扼腕蓋知其危亡在即而未如之何矣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褻裳

**疏**

毛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箋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胡

承珙云春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夫突爲奪

正忽爲復正與序云思見正者合然則所謂狂童指突而言耳

子惠思我褻裳涉溱

**疏**

傳惠愛也溱水名也箋子者斥大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白虎通衣裳

篇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郭也所以隱形自蔽也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褻裳涉溱所以合爲

下也弟子職言摠衣而降名爲衣何上兼下也據此魯毛文同釋文褻本或作褻說文褻下云袴也據下云摠衣也从手褻聲

則褻褻皆摠之借字說文溱下云水出桂陽臨武入沅从水秦聲溱下云水出鄭國从水智聲水經注同明今經字誤紀要云

溱水出密縣境一名鄧水東北流至新鄭縣界與洧水合溱有水淺處可涉故子產以乘輿濟人正

義以爲設言示以告難之疾意非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

之狂也且

**疏**

傳狂行童昏所化也箋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

寺三民  
卷之二  
鄭

不我思不思我也與能不知既不我嘉同一句例豈無他人  
言尚有他國可求也其時諸國謀納鄭突故左傳桓十五年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  
伐鄭黨突攻忽詩甚言狂童之狂恣行爲亂冀動大國之聽速  
其興仁義之師耳楊雄逐貧賦引豈無他人呂覽求人篇高注引子不我思二句明魯毛文同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疏

傳洧水名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城縣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

潁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注云陽城山馬領之總  
目紀要洧水出河南登封縣北陽城山逕禹州密縣又東流至  
新鄭縣合潧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疏

傳士事也

水爲雙泊河  
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孔疏引曲禮列國之大夫  
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左襄二十六年傳晉韓宣子聘于周自稱  
晉士起是本義當稱士即託爲士女之詞稱士亦合不必如傳  
讀士爲事故箋易之也呂覽求人篇晉人欲攻鄭使叔嚮聘焉  
視其有人與無入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  
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  
有異心不可攻也爲之詩者爲之歌詩也左昭十六年傳鄭六  
卿餞韓宣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  
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宣子大  
國執政故聞而知做善其能賦子產事當在前是兩次歌詩皆

有益於國而爲此詩者深憂君國奔走叫號無裨時事以世無霸主故也

### 寒裳二章章五句

**丰**疏毛序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箋昏姻之道謂嫁取之禮○三家無異義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疏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子謂親迎者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而貌丰

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陳奐云豐滿也也當作貌慰案釋文丰方言作姪致郭璞方言注姪言姪容也說文

丰下云草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也玉篇姪容好貌是丰乃古文借字雄習魯詩今文作方言用姪字此詩從魯必作姪時無

文以證耳巷卽門外之里涂詳叔于田注**悔予不送兮**疏傳時有違而不至者箋悔

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坊記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

不至者不送卽不至壻親迎婦隨至有似於送故不至以爲不送也戴震云時俗衰薄婚姻而卒有變志非男女之情乃其父

母之感也故託爲女子自怨之詞以刺之悔不送以明己之不得自主而意終欲隨之也凡後世婚姻變志皆出於父母不出

於女子詩言迎者之美固所願嫁也必無自主不嫁者此託爲女子之詞正以見感由父母耳胡承珙云荀子富國篇男女之

詩三之能是也



合夫婦之分婚姻媵內送逆無禮注內讓曰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春秋言致女者卽以女授婿之謂此女悔其不行故託言於其家之不致非自謂其不送男

子也愚案胡曲爲送字幹旋說亦可通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梅予不將兮

**疏**傳昌盛壯貌將行也箋堂當爲棖棖門楣上木

近邊者將亦送也○胡承珙云詩先言巷後言堂孫毓以爲門側之堂是也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正義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故云有塾釋宮衙門謂之閭門側之堂謂之塾二句連文郭注以閭爲衙頭門以塾爲夾門堂是也一里之巷巷外有門門側有堂親迎者既出廡廟之門姑俟乎里中之巷繼俟乎巷首之堂次第分明不必從鄭改堂爲棖亦不得同王

謂堂在廡也

衣錦裝衣裳錦裝

**注**齊魯裝作綈

**疏**傳衣錦裝裳嫁者之服

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爲其文之大若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紉衣種禘○齊魯裝作綈者禮王雋鄭注詩云衣錦綈衣裳錦無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陳喬樞云此所引詩作綈與毛異與劉向引碩人詩作綈衣合者蓋齊魯今文同爲綈字也愚案陳說

是詳見碩人詩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疏**傳叔伯迎己者箋言此者以前之梅今則

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陳奐云謂塔之從者也。迎己者不止一人故或呼叔或呼伯。庭丘叔伯爲大夫。葬兮叔伯爲羣臣則此叔伯義與之同。

裳錦裝裳衣錦裝衣叔兮伯兮駕子與歸疏歸謂于歸其家上願從終親迎之禮。

願從終親迎之禮

###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注賈自齊蓬茹蒨在阪禮義不行與我心反疏毛序

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案詩無奔意蓋以世風淫亂已獨持正故序云刺耳東門至心反易林賁之鼎文此齊說言亂世禮義不行與我心相違反也魯韓無異義。

東門之墀注蒨在阪注韓說曰墀猶坦也疏傳東門城東門也

蒨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茹蒨在阪。蒨城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孔疏本墀作壇釋文同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此壇字讀音曰墀今毛詩定本作墀依齊韓詩改

也。埤猶坦也。者華嚴經音義上引韓詩傳文陳喬樞云毛傳除地町町言除地使之平坦論衡語增篇町町若荆軻之闕謂夷其里若平地也。埤王霸記曰置之空埤之地空埤猶言空坦也。愚案說文埤下云野土也。坦下云安也。言其地平安無險阻也。阪下云坡者曰阪釋草茹蒨茅蒐孔疏引李巡云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璣疏云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郭璞謂卽今之蒨。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疏傳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是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遠箋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爲遠。邇近釋詁文其室謂善人居室卽在東門非不邇也。其人謂善人以禮自持甚覺其遠淮南說山訓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高注詩所謂室邇人遠知魯毛說合晉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纘不得銘曰丹厓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借此語以表求賢之誠言其可望而不可卽與詩女求男之意相同或遂執以爲此詩別義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注韓踐作靖云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

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疏傳栗行上栗也踐淺

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釋文行道左襄九年傳晉伐鄭斬行栗傳卽依左立訓踐淺也者卽側

陋之意賢士之室不以貧敝爲嫌有淺猶淺淺也句例與有洗  
有揚同陳喬樞云曲禮曰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踐讀曰善正  
踐善也言卜得而行事必善也然則踐義可依韓訓善踐作  
靖也者御覽九百八十四藝文類聚八十七白帖九十九事類  
賦二十七引韓詩文選別類或難歸善心切願得爲其室  
家足見此女之賢欲嫁不由淫色有靖家室猶今諺云好好人  
家豈不爾思子不我卽疏傳卽就也箋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  
就迎我而俱去耳○爾子皆指賢人  
言我豈不思爲爾室家但子不來就我以  
禮相迎則我無由得往耳此女以禮自守

###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疏

毛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三家無異義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

注

三家淒作潛

疏

傳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

箋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孔疏淒淒寒涼之意淒淒作潛者說文潛寒也詩曰風雨潛潛蓋三家異文玉篇潛下亦引詩風雨潛潛廣韻十四皆潛戶皆切風雨不止卽釋此詩風雨潛潛之文篇韻所引蓋出韓詩說時齊魯皆亡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注魯說云夷喜也疏傳胡何夷說也箋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夷喜也者王逸楚詞九懷注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夷乃云胡不夷之誤文  
明魯說訓夷為喜與未章義同我心則夷乃云胡不夷之誤文  
左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游  
賦風雨杜注取其既見君子胡云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注三家膠作嘍疏傳瀟瀟暴疾也膠膠猶

文無瀟字有瀟字云水清深也廣韻屋蕭韻皆有瀟無瀟字毛  
詩風雨瀟瀟是淒清之意入聲音蕭平聲音修在弟三部轉入  
弟二部音宵俗誤為瀟見明時詩經舊本作瀟瀟為是羽獵賦  
飛廉雲師吸鼻瀟率西京賦飛罕瀟瀟流摘掩操思玄賦迅森  
瀟瀟其膝我舊注瀟疾貌與毛傳瀟瀟暴疾也意正相合陳與云  
瀟瀟猶蕭蕭也小星傳蕭蕭疾也暴亦疾也終風傳暴疾也玉  
篇瀟先篤切瀟瀟雨聲古夙聲蕭聲相通瀟瀟即瀟瀟也膠作  
嘍者廣韻引詩曰雞鳴嘍嘍玉篇嘍古包切雞鳴也嘍下引說  
文云嘍嘍也是三家作嘍  
嘍正字毛詩作膠膠借字既見君子云胡不嘍疏陳與云愈古  
字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疏傳晦昏也箋已止也雞不為如晦而止

五年晦真也爾雅所謂霏也愚案辨命論云詩云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廣宏明集云梁簡文於幽繫中

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己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如此命也如何南史袁粲傳粲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呂光遺楊執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文選陸機演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皆與此詩正意合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疏

毛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箋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魏武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

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雖未明指學校並無別解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廢子衿之歎復見于今北史大甯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陵夷每攬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宋朱子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宏菁莪之樂育皆用序說三家無異義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疏

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畱彼去故隨而思之

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案釋文衿本亦作襟釋名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御風寒也最與衿義合而說文無襟字衮下云大詩三衣度長袍卷五鄭

被與衿畧同而義迥殊衿下云衣系也釋名衿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此爲衣系義所專衿下云交衽也衽下云衣衽也玉藻衽當旁是謂裳際之衽玉篇衽裳際也衣衽也又爲裳際義所奪衽衿雖亦通衿不能竟指爲衿也釋器衣皆謂之襟郭注交領李巡曰交皆衣領之襟襟文出爾雅古書見釋文亦作本塙爲此詩正字說文遺之耳領以壅領也亦言總領衣體爲端首也顏氏家訓云古有斜領下連於襟故謂領爲衿也孔疏衿是領之別名故傳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二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子謂學子悠悠我心者不得見而思之長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注韓魯嗣作詒魯說曰詒遺也詒我德音也疏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舞之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嗣作詒者釋文引韓詩文又釋之云詒寄也曾不寄問也箋用韓說馬瑞辰云詒遺古通用虞書舜讓于德弗嗣史記集解引今文尙書作不怡是其說詒遺也詒我德音也者王逸楚詞九章惜謫篇注文遺也下有詩曰二字而無其文陳喬樞云必是引魯詩子寧不論音而釋之曰詒我德音也今本或傳寫脫落詩句案陸說甚塙

今補正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疏傳佩佩玉也土佩瑤珉而青組綬不

來者言不一來也。○孔疏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瑞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玉藻士佩瑤珉而組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馬瑞辰云往來卽禮間來學不聞往教之謂

**挑兮達兮**

**疏**

傳挑達往來相見貌。○孔疏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此則正義本傳文無相見二字釋文挑達見貌見字當亦後人所添挑與佻同小徐說文本引作佻兮初學記十八引詩亦作佻

大東挑佻公子釋文引韓詩作嫿嫿往來貌毛彼傳作佻佻獨行貌並謂其避人游蕩獨往獨來二義相足也挑達又作佻達說文安滑也達行不相遇也並引說文滑與行不相遇兩義皆孔疏獨往獨來之義

**在城闕兮**

**疏**

傳乘

見關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孔疏引釋宮觀謂之闕云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馬瑞辰云闕者孰之段借說文孰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孰从尊章象城章之重兩亭相對也今案孰爲重城象兩亭相對兩亭卽內外城臺也蓋古諸侯之城三面皆重設城臺惟南方之城無臺其城缺然故謂之孰借作闕公羊定十二年何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與說文城缺

詩三家說義流

卷五鄭

三



南方義合周官小胥王宮縣諸侯軒闕春秋傳謂之曲縣軒闕猶軒縣曲縣也其形闕然而曲城闕卽南城缺處耳孔疏既謂闕非城之所有又謂城之上別有高闕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疏非也公羊疏疑爲城墉不完則更誤矣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疏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陳奐云不見禮樂也不見禮樂一日如三月之久是禮樂不可一日廢此卽上二章厚望學子來習之意

###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

**疏**毛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三家無異義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

**疏**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

楚乎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嚴粲引曹氏曰忽突爭國子僕子暨更立至莊十四年忽等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蓋昭公兄弟雖寡無與同心者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疏**傳廷誑也○說文誑欺也廷往也春秋傳曰子無我廷誑廷音近故廷又爲誑之段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子二人疏傳二人同心也箋二人者我身與女忽

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注齊說曰鄭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故其俗淫鄭詩

日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

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疏毛序閔亂也公

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箋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

子暨子儀各一也○男女至風也漢書地理志文此齊說詩乃

賢士道所見以刺時而自明其志也魯韓當同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疏傳如雲眾多也箋有女謂諸見棄者也

○鄭城西南門爲溱洧二水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疏傳思不存

所經故以東門爲游人所集疏傳編衣白色男服也纂巾蒼

箋匪非也此如雲者

皆非我思所存也

縞衣纂巾疏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

也箋縞衣綦巾己所爲作者之妻服也。○說文系部縞帛蒼艾色也詩曰縞衣縞巾未嫁女所服或以爲三家詩字馬瑞辰云左傳楚人甚之說文引作卑杜林以卑爲騏字也箋以綦爲綦文與秦風傳騏綦文合蓋讀騏如綦愚案說文縞下重文綦云縞或从其是縞卽綦字非三家異解說文巾佩巾也一云首飾釋名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傳以衣巾分男女過泥說文又以縞巾爲未嫁女所服無論喪服之時莫爲分別卽游人所萃如雲如荼孰辨其己嫁未嫁今斷從箋說以爲作者之妻服則此詩文從字順矣

韓毛文同視

聊樂我員

注韓詩曰縞衣綦巾

聊樂我魂韓說

曰魂神也

疏箋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畱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

而以衣巾言之恩不忍斥之綦綦文也。○釋文員本亦作云正義員云古今字助句辭縞衣至神也者釋文及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注鮑照東武吟注鮑照舞鶴賦注引韓詩文賦鑄堂云此魂乃云之變體春秋疏引孝經說云魂云也韓但讀作神魂之魂耳陳喬樞云毛韓師傳各異訓義不必強同孝經援神契云情者魂之使此自言其妻子得用情之正故云聊樂我魂下章云聊可與娛娛亦樂也人悲則神傷樂則神安故碑以魂爲神其說未嘗不是也

出其闈闔

注韓說曰城內重門

也有女如荼

疏傳闈曲城也闔城臺也茶芙蓉

也言皆喪服也箋闕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  
市里也茶芽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城內重門也者玉篇門  
部闕下文引詩曰出其闔閭陳喬樞云玉篇所引韓詩說也馬  
瑞辰云如茶與如雲皆取眾多義茶或作蔣廣雅蔣菘芽穗也  
說文菘芽秀也幽風傳茶荏苳也夏小正七月灌茶灌聚也茶  
藿藿之秀是芽秀爲茶藿秀亦爲茶爾雅薰荂茶荂荂又曰  
藿醜芳蓋對文則芽秀爲茶藿秀爲芳散言則芽藿之秀通可  
稱茶皆取色白爲義灌茶則有叢聚之象故以喻眾多也傳以  
爲皆喪服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疏傳茹蘆  
似非詩借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疏傳茹蘆  
染女服也娛樂也箋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茅蒐染巾也聊  
可與娛且可畱與我爲樂心欲畱之言也○馬瑞辰云釋器三  
染謂之縹郭注縹絳也廣雅縹謂之絳是茹蘆染絳即縹也士  
昏禮女次純衣縹紳是茹蘆所染當即縹縹方言蔽鄰齊魯之  
郊謂之裯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縹裯即婦人蔽鄰箋但言  
茅蒐染巾不言大巾說亦未確愚案詩言茹蘆不言巾者省文  
以成句故鄭言之即佩巾也  
馬以爲婦人蔽鄰殊乖事理

###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

疏毛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  
失時思不期而會焉箋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五

鄭

五

自俱會。○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杜注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善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善哉吾有望矣杜注君子相顧己所望也以鄭國之人賦本國之詩享餞大禮豈敢賦不正之詩以取戾於大國執政有女同車諸詩宋人以爲淫奔者賴毛序正之獨此詩爲序說所累久蒙不美然卽賦推詩其非男女之詞決矣且序爲衛敬仲輩所塗附早失真面詳此詩思遇時也尙是元文餘則他人增竄遇時之思蓋因兵革不息民人流離冀觀名賢以匡其主如齊侯之得管仲秦伯之得百里奚耳說苑尊賢篇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不驗爾小德出入可也韜砭下以嗜社觀婦覲據此魯韓詩說皆以爲思遇賢人齊詩蓋同自漢世爲毛詩者以爲男女之詞而詩之眞失猶幸左傳說苑韓詩外傳存大義於幾希尙可推求而得之爾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

疏傳興也野國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蔓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

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馬瑞辰云說文蔓葛屬引也爾雅引延長也是蔓爲草名滋  
曼字古止作曼傳訓延猶說文訓引也今經傳通借蔓爲曼釋  
詁論落也郭注見詩陳喬縱云毛詩作零露蔓零落也正義釋  
箋云蔓作零字故爲落也據此毛作零露與衛風靈雨同鄭從  
今文作零訓爲落也爾雅作蔓蓋本魯詩喬縱案說文露雨零  
从雨象零形零餘雨也从雨令聲雨露曰露零草木曰零落  
露作零通用字說文引詩露雨其濛今毛詩作零釋文溥本亦  
作團胡承珙云說文無溥字玉篇始有此溥兮古止作團巨謬  
正俗所云古本詩有作水旁專後人輒改爲團者即謂此藝文  
類聚卷八十一引正作團謝靈運永初三年之郡詩火閔團朝  
露謝朓京路夜發詩猶露餘露團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詩團團  
滿繁露李注並引詩零露團兮此必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六朝古本作團顏謂後人改之非也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

注韓詩青揚宛兮韓說云青靜也疏傳清揚眉目之間宛

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青陽宛兮者詩攷引韓詩

外傳二文相釋觀二則鄭詩賦疏今青靜也者文選射雉賦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青陽宛卽清揚婉三字之段借也倚嗟

詩美目清兮美目揚兮清揚猶清明也靜也者言其目之澄然

而靜也說文婉順也方言美目謂之順眉目之間位置天然視

之但覺其婉順而美也玉篇面都麗眉目之間美貌韓詩云清

揚說兮集韻二十阮引詩同案韓詩若作願字不應王氏不見  
必出後人增竄今不取邂逅者陳奐云傳複經句轉寫者剛相  
遇適我願兮六字彼人誤以傳不期而會四字專釋邂逅沿  
至今直以邂逅爲塗遇之通稱學者失其義久矣綱繆傳邂逅  
解說也解說猶說憚卽是適我願之意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  
志相得卽詩所謂適我願也愚案陳說是解說乃相悅以解之  
意思見其人求而忽得則志意  
開豁歡然相迎卽所謂邂逅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疏傳漙漙盛貌臧善也。○案藝文類聚四十一引魏文帝善哉

行云有美一人婉如青陽以上章青陽宛兮證之魏帝亦用  
韓詩也宛作婉蓋誤文傳婉然美也宛如卽  
宛然也借臧謂借之於善有互相勸勉意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注韓說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兩

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

御覽

日作辰兩上有此字水下有之字拂一作賦也作之宋書十五  
初學記三十六醜下有秉執蘭草四字爾雅翼四不祥作氛穢

魯說曰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勺藥之

和齊說見出其東門序

**疏**毛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箋救猶止也亂

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溱與至觀也御覽八百八十六引韓詩內傳文後漢書袁紹傳注引鄭國之俗至俱往觀也又見續漢志注及藝文類聚四鄭國至之和呂覽本生篇高注文魯說也漢書地理志引此詩見上出其東門序齊說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注韓渙作洹云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

時至盛也齊作灌魯作洧疏傳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

○渙作至盛也者釋文袁紹傳注鄭世家正義御覽九百八十三引韓詩文齊作灌者漢書地理志文顏注灌灌水流盛也魯作洧者說文洧水出鄭國詩曰溱與洧方洧洧兮與韓齊毛異必魯詩也玉篇溱洧皆側銀切毛古文段用溱字耳釋文說文作洧洧音父弓反段玉裁云此音義俱非古書段借必字異而音同洧洧蓋洧洧之誤洧从水丸聲讀與洹同見玉篇灌灌亦當讀洧洧皆水

盛云旋之貌 士與女方秉簡兮注韓云秉執也簡蘭也當此盛流之時眾士與眾女執蘭而被除邪惡齊蘭作菅疏傳蘭蘭



女相乘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  
○乘執至邪惡者御覽三十引韓詩文蘭蘭也說與毛同陸璣  
疏云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可著粉  
中藏衣著書辟白魚齊蘭作菅者漢書地理志文舉經音義二  
蕙字書與蘭同蕙蘭也中山經郭注蕙亦菅字荊州記都梁香  
蘭也都梁縣名有小山下有水清洑其中生蘭草名爲都梁或  
借菅字襄宇記菅洑山在靜樂縣菅音姦土人云  
山多菅草故以爲名據此蘭菅字異音同故通用 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注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洑之外洑訃且樂

注魯洵作詢云有詢訃之樂韓訃作盱曰恂盱樂貌也疏傳訃大也

笑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間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  
之也洑信也女情急故動男使往觀於洑之外言其土地信寬  
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願與至觀也韓傳文引見上洑之  
外者漆入洑同流漆小洑大舉洑以該漆也釋詁恂信也洑作  
詢云有詢訃之樂者呂覽高注文現洑本恂之借獨此借詢爲  
恂言其地信廣大可樂也洑作至貌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與前  
羔裘之洑直且侯韓詩作恂同舉目曠野喜釋文引韓詩文與前  
形於色故曰恂盱樂貌也漢志亦作恂盱現維士與女伊其相  
謔贈之以勺藥注韓說曰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魯

說曰勺藥之和

**疏**

傳勺藥香草箋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戲

也。勺藥至草也。老釋文引韓詩文崔豹古今注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贈以勺藥猶相招則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與韓合箋義卽本韓詩勺藥之和者呂覽高注文現司馬相如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也文穎曰勺藥五味之和也揚雄蜀都賦甘甜之和勺藥之美張衡南都賦歸雁鳴鸛黃稻蠶魚以爲勺藥論衡謹告篇猶人勺藥失其和陳喬樞云王充張衡高誘諸人並用魯詩皆以勺藥爲調和之名是魯詩不以勺藥爲草名也又枚乘七發云勺藥之醬張載七命云和兼勺藥韋昭云勺藥和齊酸醎美味也亦皆本魯詩以勺藥爲調和名蓋魯說以贈之以勺藥卽承上文秉蘭而言謂蘭爲調和之用義取於和也御覽引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宋均注蘭生主給調和也文選魯靈光賦注引鄭氏說同合之伏儼以蘭調食之注是調食古有用蘭者矣

溱與洧澗其清矣

**注**

韓詩澗作溱曰清貌也

**疏**

傳澗深貌○澗

者文選南都賦注引韓詩內傳文梁處素云澗溱通蓋此章傳據此韓澗作溱陳喬樞云莊子天地篇溱乎其清也釋文李良由反清貌是讀溱聲爲澗文選甘泉賦注引孟康曰澗清也文賦注引字林曰溱清流也廣雅釋詁溱清也說文澗清貌引此

詩又曰膠清深也則謬割音義並同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

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譖疏傳殷眾也箋將大也。馬瑞辰

云將譖猶相譖也尙書大傳義伯之樂舞將陽將陽卽相羊之段借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終